

负暄三话

張
中
所

张中行作品系列

冬
檐
之
話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暄三话/张中行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1

(张中行作品系列)

ISBN 978-7-101-08326-2

I. 负… II. 张…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913 号

-
- | | |
|-------|---|
| 书 名 | 负暄三话 |
| 著 者 | 张中行 |
| 丛 书 名 | 张中行作品系列 |
| 责任编辑 | 聂丽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
| |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8 字数 272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8326-2 |
| 定 价 | 47.00 元 |
-

出版说明

张中行先生著作“负暄”三种，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及《负暄三话》。书以“负暄”名之，取“晒太阳闲话”之意。

《负暄琐话》作于 80 年代前期，所记多为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旧人旧事以及发生在作者身边的趣闻轶事，其中不乏对当年学界风云人物种种风范的记录。1986 年出版。

1988 年秋日起，作者又将陆续写就的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负暄续话》，于 1990 年出版。

其后，此类文积稿渐多，集为《负暄三话》，与《琐话》、《续话》相类，于 1994 年出版。

三书面世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誉为“当代的《世说新语》”。

此次重版，秉持小而精、易于收藏的原则，改进了书籍的

开本和装帧方式;为保持作品原貌,仅改正原版的个别排校错误。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1月

序 （谷林）

今年二月间，赵丽雅女士来信云：前不久张中行先生打电话来，说正在作《负暄三话》，已完成泰半，拟完稿后，请你为之作序，“却不知尊意如何？”——末一句确是来信原话，此处照抄，毫厘无损，敬加引号，以奉扬当时商略所说、未能有定的仁德高风。

我接读来信，如闻震雷，“鸟雀还有佛性也无？”赶忙复信说：此事万万使不得。孰意赵公再次来信，口吻顿异，说：作序的事，却不容“抗命”，如此，你就将“得罪”两个人，岂不是太不值得！我越俎代庖，已先代你一口答允下来，今先为此向你道三声“死罪”，然后，再次代负翁为请。——信上所加引号，竟达三处之多，足证事态严重，已经不由分说了。

而且，这里安了个蛇果：值得不值得？十几年来，曾时不时向《读书》投寄一些短章小篇，古人谓之稻粱谋，丽雅遂成

了我的衣食主，这犹在其次；还由于我腿懒口钝，不好诣人，而面壁坐关，复苦岑寂，丽雅乃时一过存，恰所谓“似逃空谷听人声”，喜乐可知，断不能置此汨汨，绝而不流。至于中行先生，遵圣人“友直友谅友多闻”之教，正是仰弥高，钻弥坚，追从私淑的卓尔师长，有所命，谊不可违。但如果太不自量，只问值不值，未免近乎市道，序言大难，深虞绝膜。

于是再辞，再劝，至于三，至于四。适丽雅迭有远行，此事也就按下。

驹光如驶，忽焉遂秋。却说这一天丽雅光顾小斋，只见她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大档案袋来，面上赫然“三话”二字。有分晓！明明是打鸭子上架，无可奈何了。期汗漫于九垓之外，只得勉强来诤些不切题目的闲话。

话，还得从一九八七年说起。那时，我七十欠二，尚在上值，家有贤妻，下班不必急煎煎往回赶，七天里可以有六天往书店转一圈，看看新书。这样，就买到了《负暄琐话》。记不清是带书到办公室让人见到了，还是有所扇拂遂令闻者动心，总之，几天之内曾三次再买此书，先一次三册，后两次各一册，总起来说，先后买过六册。同人分到，咸为欢然。这是含英咀华，不免引发“与朋友共”的心思，往事重提，并非向中行先生讨赏。接着便写了一则《而未尝往也》的读后感，在《读书》刊出。不料竟承中行先生从而赐信，信中有“盖恐可

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也”那样的话。这使我惭愧，却又“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来信的温谕使我与我所喜爱的书的作者，靠近了一步。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以简练的笔墨，造独有的意境，多用短句，读来如诵入声韵的古诗，有一种陡峭峻拔之感。词旨晓畅，而意绪回环，极耐咀嚼。直至于《诗词读写丛话》的附编《说梦草》中见到《负暄琐话完稿有感》一诗，方自叹浅尝，辜负雅人深致焉。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夕阳篱下语如丝。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消掩泪时。”

如今是“三话”了，仍是哲理诗情，水乳交融，只看篇目如《剥啄声》，章节小标题如《吾谁与归》，便令人低回不置。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推原“姑妄言之”的用心，真不谗能会得几许也。我知先生甚浅，厚蒙错爱，而未尝抠衣趋隅，术业无似，不足以发此书深微，惟有敬祝先生著述生涯，百年长寿，他日赓续《四话》以往，冀稍有进于此曰耳。

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五日

目 录

序（谷林）	1
一 启功	1
二 季羨林	17
三 老温德	25
四 钟叔河	32
五 张守义	40
六 韩文佑	48
七 曹家琪	59
八 刘慎之	68
九 凌霜红	76
一〇 马珏	83
一一 孙毓敏	87
一二 凌大嫂	92

一三	赵丽雅	97
一四	丁建华	107
一五	故园人影	114
一六	先后两闺秀	121
一七	姑苏半月	127
一八	梦魂长在断桥西	137
一九	津沽旧事	140
二〇	历下谭林	149
二一	报国寺	156
二二	阅微草堂	165
二三	一溜河沿	170
二四	乡关半日	176
二五	书	180
二六	酒	192
二七	信	204
二八	日记	211
二九	代步	217
三〇	左撇子	225
三一	学书不成	232
三二	闺秀小楷	239

三三	集句书联	243
三四	歙砚与闲情	249
三五	一方闲章的联想	254
三六	戏缘鳞爪	260
三七	贫贱行乐	270
三八	敝帚自珍	274
三九	关于识荆	280
四〇	也说一件小事	284
四一	欲赠书不得	287
四二	案头清供	291
四三	郇厨妙手	295
四四	狐死首丘	300
四五	吃家乡饭	304
四六	吃瓜	310
四七	哑麦榆钱	316
四八	螳螂	320
四九	赋得读书人	327
五〇	关于反观乎己	332
五一	自省	337
五二	刚直与明哲	342

五三	自欺而不欺人	346
五四	临渊而不羡鱼	351
五五	长物与戒之在得	358
五六	幻境和实境	366
五七	神游一例	371
五八	错错错	375
五九	失落	379
六〇	常人哲语	384
六一	旷达	388
六二	生的小反抗	396
六三	剥啄声	409
六四	晨光	413
六五	才女·小说·实境	417
六六	寿则多辱	425
六七	归	432
六八	桑榆自语	442
跋语		485

一 启功

日前由李慧陪伴，登浮光掠影楼，进谒启功先生，要他的手写影印尚未印成的《启功絮语》复印本。何以如此急急？是因为近一两年，我旧习不改，仍写些事过或事微而未能忘情的，积稿渐多，想走熟路，集为《负暄三话》。前两本的编排旧例，都是反三才之道，人为先；人不只一位，也要排个次序，我未能免势利眼之俗，也为了广告效应，列队，排头，要是个大块头的。于是第一本拉来章太炎，第二本拉来辜鸿铭，说来也巧，不只都有大名，而且为人都有些怪，或说不同于常的特点。现在该第三本了，既然同样收健在的，那就得来全不费工夫，最好是启功先生，因为他也是既有大名，又有不同于常的特点。且说有如扛物，大块头的必多费力，我畏难，从设想凑这本再而三的书之日起，就决定最后写这篇标题为《启功》的。现在，看看草目，六十余名都已排列整齐，只欠排头

未到，畏，也只好壮壮胆，拿笔。拿笔之前，听说继《启功韵语》之后，又将有“絮语”问世，夫絮，细碎而剪不断、理还乱之谓也，姑且承认启功先生谦称自己的韵语为打油，推想这絮语的油必是纯芝麻，出于我们家乡的古法小磨的，所以我必须先鼻嗅口尝，然后着笔。以上这些意思，也当面上报启功先生。他客气几句，我听而不闻，于是就拿到《启功絮语》的复印本。回来看了，自然又会得到几次人生难得的开口笑。其时正临近癸酉年中秋，我忙里偷闲，往家乡望了“月是故乡明”之月，吃了尚未新潮的月饼，由絮语引发的欢笑渐淡，难得再拖，只好动真格的，拿笔。

拖，至少一部分是来于畏，畏什么？正如我多次面对启功先生时所说：“您这块大石头太重，我苦于扛不动。”重，化概括为具体，是：所能，恕我连述说也要请庄子来帮忙，是“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为人，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既已向古人求援，干脆再抄一处，包括所能和为人，是《后汉书·黄宪传》所说：“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说到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想大动干戈之前，先来个由芥子见须弥的小注。比如你闯入他的小乘道场（曾住西直门内小乘巷），恭而敬之地同他谈论，或向他请教，诗文之事，他会一扯就扯到“我腿何如驴腿”，此即所谓澄之不清。又比如七十年代早期，他的尊夫人章佳氏往生净土，

于是一如浮世所常见，无事生事，有事就更多好事者，手持红丝，心怀胜造七级浮屠之热诚，入门三言两语，就抽出红丝往脚脖子上系，他却一贯缩腿敬谢，好事者遗憾，甚且不解，而去，可是喜欢道听途说的人不就此罢休，于是喜结良缘的善意谣传还是不胫而走，对此，他有绝招，是我所亲见，撤去双人床，换为单人床，于今几二十年，不变，此即所谓淆之不浊。总之，这之后就只得来个杂以慨叹的总评：不可量也。

可是好事者走了，还有多事者，会反唇相讥：“你不是也量过吗？那就不是不可量了。”我想，这是指我写过这样几篇文章：《〈论书绝句〉管窥》，《〈启功韵语〉读后》，《〈说八股〉补微》，《两序的因缘》，《书人书事》。也许还有别的，一时想不起来，也就不去查了。现在是要声辩，虽然所写不只一篇，对于启功先生的所能和为人，还无碍于我的评论，“不可量也”。理由不只一项。其一，我的所谈都是皮毛，自然不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其二，有所见，或更进一步，有所评，都是瞎子摸象之类，对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三，限于所能中的见于书本的（如文物鉴定就不，或说难于，见于书本），如主要讲鉴古的《启功丛稿》，我就不敢碰，因为过于专，过于精，我是除赞叹以外，不能置一辞。其四，关于为人，我见到面团团兼嘻笑，听到“我腿何如驴腿”，所有这些，是整体的千百分之一呢，还是连之一也不是呢，是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说不

清,还敢写,亦有说乎?曰有,是依据事理,了解自己尚且不易,况他人乎?可是自司马子长以下,还是有不少人,或自发,或领史馆之俸,为许多人,包括列女和僧道,写传记。太史公写项羽,写张良,没见过,专就这一点说,我写启功先生就有了优越性,是不只见过,而且来往四十年有馀。就说只是皮毛吧,想来皮是真皮,毛也不假,写出来,给想看名人的人看看,也不无意义吧?所以还是放开笔,任其所之,写。

由有辫子可揪的地方写起,那是著作,白纸黑字,市上可见,一点不含糊。只能计立或卧于我的书架子上的,有以下这些(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诗文声律论稿	1977年中华书局
古代字体论稿	1979年文物出版社
启功丛稿	1981年中华书局
启功书法作品选	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法选	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书法概论(主编)	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韵语	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书绝句	1990年三联书店
汉语现象论丛	199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 有限公司

说八股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留影册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论书札记	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絮语	即将出版

一大串都是书“名”，夫名者，实之宾也，而想到实，那就“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不敢翻检看，只说还有的一点点印象。《启功丛稿》里有一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长万言以上，发旧隐如数家珍，不知别人怎么样，我看了，不是想进一步研究，以求略知古书画的门径，而是不想再沾边，因为太深，太难，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这样说，我是被他的学识吓倒了。学识来于头脑。来于手的就更厉害，书，一笔一画，画，一枝一叶，与今人比，不便说，无妨与古人比，至少我觉得，说书超过成铁翁刘的翁，画超过扬州八怪的有些怪（尤其山水），总不为过。以上这些只是有辫子可揪的。还有无小辫也就难于揪住的，只说两项。一项是，据我所知，他肚子里还有大批存货，因为受“能者多劳”之累，即使想掏也掏不出来。证据多得很，只举一种，是一次闲谈，不知怎么扯到《兰亭序》帖，他说：“问题很复杂，至少要二十万字以上才能说明白。”他忙，常常被逼得东躲西藏，也就只好不写。另一项是书画佳作，多到数不清，都“散而之四方”，也就实有而若无。只就我个